

SAY EVERYTHING



网络大未来 说一切

博客——不可阻挡的个人媒体革命

[美] 斯科特·罗森伯格 (Scott Rosenberg) 著 曾虎翼 译

東方出版社

SAY EVERYTHING



网络大未来

说一切

博客——不可阻挡的个人媒体革命

[美] 斯科特·罗森伯格 (Scott Rosenberg) 著 曾虎翼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一切/ (美) 罗森伯格 (Rosenberg, S.) 著; 曾虎翼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60-4030-3

I. ①说… II. ①罗… ②曾… III. ①互连网络—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415 号

Say Everything: how blogging began, what it's becoming, and why it matters

By Scott Rosenberg.

Copyright © 2009 by Scott Rosenberg.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www. crownpublishing. 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版权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东方出版社所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747 号

说一切

作 者: [美] 斯科特·罗森伯格

译 者: 曾虎翼

责任编辑: 姬 利 燕霜玉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1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4030-3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6660 (南方)

(010) 65136418 65243313 (北方)

团购电话: (010) 65245857 65230553 6527686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66204

引言 新鲜事物

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詹姆斯·马里诺（James Marino）坐在百老汇大街568号的办公桌前，透过办公室一扇高高的窗户望去，曼哈顿南部的天际线尽收眼底。那天，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打点他的副业——一个网址为Broadwaystars.com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搜集一些纽约剧场的奇闻趣事和八卦消息，然后以博客的形式发布，新闻按时间顺序排列，最新的消息放在最顶端。早上08:49的时候，他在网站上发了几条新闻链接，包括对艾滋病慈善义卖活动的盘点、Variety^①网站上的票房下跌的消息，以及强纳生·拉森（Jonathan Larson）的音乐剧《倒数时刻》（*tick, tick...BOOM!*）的原声专辑即将发行的报道。该剧的作者同时也是音乐剧《吉屋出租》（*Rent*）的作者。

马里诺点击“发表”后，便将视线从显示器上移开，抬头看了看窗外。他顿时惊呆了，傻瞪了一会儿后，他开始在网页上写道：

世贸大厦刚刚发生了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一架飞机刚撞上了大厦的西北塔楼。这景象太可怕了，简直是触目惊心。——詹姆斯

发表于2001-9-11，08:56:32

同许多纽约人一样，那天早上马里诺一直在观望。与此同时，他还在不停地发帖：

我的天啊！我刚看到另一座塔楼爆炸了。第二架飞机从相反方向（由南

^① <http://www.variety.com/>，该网站是一个娱乐类综合性网站。——译者注

至北)撞进了东南塔楼。

发表于 2001-9-11, 09:06:06

我的办公室在一栋 Soho 大楼的 10 层,南面有很大的窗户,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市区。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到西北塔楼上有一个大洞,是第一架飞机由北向南撞出来的。而东南塔楼则是从南向北受到了撞击。据报道,有一架或多架飞机遭劫持,然后撞进了双塔,飞机上还有乘客!

发表于 2001-9-11, 09:06:06

马里诺在世贸中心的雷曼兄弟公司工作过 4 年;1993 年世贸中心地下车库汽车爆炸案发生时,他也刚好在楼里。

一座塔楼(东南塔)刚刚坍塌,我哭了……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说。

发表于 2001-9-11, 10:02:52

第二座塔楼刚刚发生爆炸,然后也坍塌了。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现在十分愤怒、无助。

发表于 2001-9-11, 10:33:07

接着,马里诺离开了他的办公桌,前往他哥哥在纽约西区的公寓,最后回到了位于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的家里。那天晚上,他继续在网站上写道:

我想今天我一下子便失去了大约 100 个朋友。我没法一一去清点有哪些人。我处于崩溃之中,我从未如此难过,也不曾这般流泪。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是至少我回家了。谢谢你们的留言。

发表于 2001-9-11, 19:31:01

多数纽约人都对那天飞机撞楼后的一段时间记忆深刻。那些记忆被记录在了无数网页、电子邮件、论坛帖子和上传的图片上。但是大部分的记录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数天,或数星期之后才被发到网上去的。在地面的一片混乱之中,有人在想办法逃到安全的地带,有人眼睛紧紧盯着电视新闻,还有很多人的网络因为网络拥堵而中断了。

而 Broadwaystars.com 上的帖子则同步记录了“9·11”事件的全过程,不断更新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虽然这些记录的语气与马里诺这个网站典型的“八卦、尖刻”的调调格格不入,但它们并没有经过刻意雕琢,所以也不是非常通畅。相反,它们呈现出了一个目击者对事件最自然的描述,

这种描述没有经过任何新闻节目主持人或采访者的修饰，而是一种对灾难的赤裸再现。

马里诺记录下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如果你将他的网页往下拉，你会发现，在 08：49 的时候，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而 08：56 的时候，世界已是另一番模样了。

* * *

灾难发生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的电视反复播放着飞机撞进大楼的镜头。电视台也只能播放那些大画面了——它根本没法告诉你，你在世贸中心工作的朋友是否已及时逃出，或者你的姐姐或叔叔有没有安全到家。电话系统几乎当场瘫痪。各大新闻机构的网站也瞬间被挤爆。但是电子邮件依然通畅，一些小的网站也还能挺住。虽然互联网的主干道堵塞了，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它的分支渠道进行交流。

马里诺在 08：56 发的帖子是那天网上最早报道此事的帖子之一，它有可能是最早的一个。（美联社的第一篇相关报道是在 08：55 上线的，但多数网站在几分钟之后才开始报道。那天 08：58 的时候，著名博客群 Metafilter 上贴了一条链接，内容是 CNN 网站首页的“一句话新闻公告”，但那个时候，CNN 还没能发布一篇完整的新闻故事。）

在那天早上早些的时候，一名游戏记者兼网络名人贾斯汀·霍尔（Justin Hall，他从 1994 年起，就开始在一本公开的网络日记上记录他的生活点滴）写道：

此刻只有两种媒介依然有用——电子邮件（日本和伦敦的朋友给我写道：“你还好吗？”而唯一与人保持联系的方式便是——小数据包传输）和电视（广播媒体的重生。它是唯一一个还能向我们传送大楼坍塌的照片和录像的渠道）。

在旧金山，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他提供一项名为 Blogger 的服务，该服务帮助无数人——包括马里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博客）想做些有用的事，于是他着手建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可以从 Blogger 用户的博客中自动抓取有关袭击的帖子，然后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马里诺的帖子就列在第一位。

伍德赛德镇（Woodside）是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小镇，里面住的全是靠炒期权股发家的硅谷富翁。一天，当地居民之一、一个名叫戴夫·温纳（Dave Winer）的软件开发师早早地起床了。他开始在他的博客“编辑新闻”（Scripting News）上发一些链接和新闻头条。温纳没有电视机，但在大

约早上9点（西部时间早上6点）的时候，他收到了他在博客圈的朋友——比尔·塞兹（Bill Seitz）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塞兹提醒他注意一下新闻，并建议他看看帝国大厦的网络摄像头里的视频。这个摄像头安装在这座宏伟建筑的观景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这个摄像头拍摄的实时画面。09:17，世贸东塔刚刚坍塌，塞兹就捕捉到了一张画面，并把它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上；09:57的时候，他又贴了第二张照片，上面写着标题“再也没有世贸大厦了”（No More WTC）。

温纳的爸爸——里昂·温纳（Leon Winer）是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温纳突然想到，佩斯大学就在世贸中心附近。当他尝试与爸爸电话联系失败后，他在“编辑新闻”首页的顶头放了一张他爸爸的照片，向网友寻求帮助或相关消息。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待里昂走到纽约中央车站时，地铁系统已经关闭了，因此他只好步行数公里，穿过第59街大桥以及整个皇后区，最后才搭上回家的班车——温纳将这一切都汇报给了他的读者们。

那天下午，温纳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艾米·哈蒙（Amy Harmon）的电子邮件。艾米·哈蒙当时正在搜集资料，准备写一个关于人们在这场灾难中运用网络的故事。她想了解“人们收集和分享新闻的动力、当时的反应，以及因特网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最开始，温纳没法通过电话联系上她，于是他在网上对艾米·哈蒙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我认为这是一次报道重大新闻事件的机会，《纽约时报》主页上也全是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两者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希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意味着什么，以及今后会怎样。今天，世界变了。它对我们来说，还非常陌生。

* * *

2001年9月的时候，人们都认为网络内容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中，大量的财富涌入了互联网；但只有一小部分幸运者赚到了钱，股市的“抢座位”游戏结束后，大部分传媒公司都损失惨重。就在美国网络股市的气球被吹得快要爆炸的时候，时代华纳（Time Warner）以其市价一半的价格买下了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是时候的一桩交易了。

于是，传媒大亨们开始自顾自地舔舐伤口、咒骂互联网，并认定这一切是一场噩梦。虽然互联网不会消失，但他们也不相信互联网能改变什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十分明朗：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

里有大众出版、广播、“眼球效应”和广告销售。与此同时，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不仅连累了许多新兴公司，而且也让很多新的点子付诸东流了。威廉姆斯的公司——Blogger 在 2001 年上半年的时候，还处于用户数量的稳步增长中，后来竟然不得不裁掉所有的员工，只留下他一个人运营整个公司。有些小的网页发布者虽然还没彻底倒闭，但也已是命悬一线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在 Salon.com（Salon 为最早的电子杂志之一）的情况，这本杂志的网站是我在 1995 年帮忙创办的。尽管当时我对新媒体依旧十分着迷，但还是禁不住想到：或许当年放弃那家报社的工作也并非什么明智之选。

当时，网络出版业十分萧条，但这丝毫没有浇灭人们在网上发布内容的热情。很显然，人们发布网络内容的热情并不完全是出于利益的驱使。当飞机撞上双塔的时候，人们脑子里最不会想到的就是钱。他们第一时间想知道的是，他们认识的、爱的人是否安然无恙；接着他们会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在所有对“9·11”事件当天和之后的媒体消费的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份报告宣称，在最初新闻传开后，其后一段时间里因特网的使用率实际上是下跌了。该报告认为“9·11”事件既没有让很多人开始认识因特网，也不是许多人抛弃其他媒体，选择互联网作为信息来源的“突破性时刻”。但是，那些选择了互联网的人却或多或少地察觉到了突破：在“9·11”事件发生时，我们很多人选择了通过网络寻求联络和真相。广播媒体上，被采访者代表群众发出的哀悼之声听起来既矫揉造作又缺乏真情实意；人们当时都迫切地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音被人听见。那些在网上发帖的人不仅感觉到了事件的严重性，而且十分肯定，如果在那个时候记录下他们自己的想法，其意义显然是难以估量的。

“只有从那些成功逃脱或痛失亲友的门口里，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场灾难。”尼康·丹顿（Nikon Denton）在 2001 年 9 月 20 日的《卫报》上写道。他此前是一名记者，随后转行做了网络创业家。“一些最真实的见证实录，和记录灾后情况的私人日记被发表在了网络博客上。这些故事里，总会时不时冒出一些狂欢酒醉或放浪形骸后的趣闻逸事。它们虽然不符合主流媒体的高品位标准，难以被主流媒体采纳，但它们却有一种粗俗的真实感。”

大卫·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是一名作家兼网站顾问。他在一封有关时事通信的电子邮件里写道：“100 年前，当‘缅因号’军舰沉没的时候，消息要通过电报线传到报社，然后才能赶上第二天的报纸。当‘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在珍珠港沉没的时候，是无线广播宣布了沉船的消息。当肯尼迪遇刺的时候，电视新闻播报员竟然哭了，而我们则学会了坐在沙发上等待更多坏消息到来。如今，破天荒地，我们国家和世界终于可以同自己对话了；当无辜的人饱受折磨时，我们也能像个普通人一样，去哭、去安慰、去

奔走相告，最重要的是，能一起分享我们的故事。”

在《卫报》上，丹顿写道：“在网络博客里，万维网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成熟的媒体。”CNET^①网站上的一个专栏头条也有过类似的结论：“博客模式成熟了！”在今天看来，这些说法或许有些难以置信。因为这么多年来，博客——这种充斥着网站链接、新闻和个人故事，并频繁更新的网站形式，在公众看来，依然只是一个通篇幼稚言语的媒体。事实上，在《卫报》的那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丹顿就自己创立一家名叫“Gawker Media”的公司。公司运营着一个博客网站，这个网站里全是一些青少年七嘴八舌的八卦博客。

回头想想，“9·11”事件完全算不上是博客成熟的标志。相反，它标志着其他媒体开始觉醒，并注意到了网络的新产物。网络最新的怪兽级产物——一个陌生又新奇的东西诞生了。报纸、广播和有线电视开始关注博客，并向人们介绍这个东西。结果吸引了更多的网民去访问那些博客写手的网站，并掀起了新一波的写博热潮。

面对“后‘9·11’”世界，许多新的博客写手怒气冲天，呈现出一种好战的姿态，并骄傲地自封为“战争博客写手”。当他们学会如何发帖、如何查看链接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探索一片全新的领域。这不仅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对他们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博客新手来说，亦是如此。但其实，博客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万维网诞生起，博客就已经出现了。

* * *

从人们最开始发布网页起，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一个对他们的新媒体来说独一无二的问题——你如何才能让读者知道哪些是新东西呢？报纸和杂志都是一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信息，每份新的报纸或杂志都是往期刊物中没有的内容。电视和收音机能提供实时播报，它们的报道仿佛是一个连续的“现在时”。但网页则只是服务器上的一堆数据文件而已，它们或者无人问津，或者随时可能被篡改。

在互联网的起步阶段，那些从纸媒世界逃出来的难民们刚开始征服新媒体，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倒腾网页上的文件了。当他们要发表新的材料时，他们会草草地将旧的材料覆盖了之。于是他们很快意识到，昨天的新闻就这样被他们丢弃了。他们既不会整理，也不会记录历史事件的原始底稿。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在自己的网站主页贴上许多小小的“新”字图标，以便引

^① <http://www.cnet.com/>，著名的电子产品测评、新闻网站。——译者注

导访问者去阅读最新的文章。但是“新”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的东西什么时候开始不新了呢？对于那些一天访问一次的访客，和每个小时访问一次的访客，你又如何判断哪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新，哪些消息是旧呢？

在网页发布的早期阶段里，谁都没想到，告诉人们哪些是新内容竟会如此麻烦。但一个唾手可得的解决方法出现了：互联网的创造者在创造之初，就已经将这种方法嵌入了互联网的 DNA 之中。

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是日内瓦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的一名英国籍软件工程师。1990年，他发明了万维网，并搭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站 <http://info.cern.ch>。他梦想有一天，他的这项链接网页的发明能将世界上的主要学术信息联结在一起，然后通过更广阔的因特网世界广泛传播，进而促进知识的整合。在他的四处鼓动下，其他大学里对他的发明感兴趣的人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网页服务器，并开始建立网站，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伯纳斯-李他们都干了哪些很酷的事情。每当互联网上新增一个这样的计算机节点，伯纳斯-李就会将这个节点列到他的网页上（info.cern），并附上链接。

这个“万维网服务器”页面的结构很简单：新加入的节点会被放在列表顶端。这个排列方法对于重复访问者来说非常方便，因为他们不用将页面滚到最底部，就可以知道有哪些最新信息了。

在选择新链接排列方式的时候，伯纳斯-李借鉴了计算机科学里的“堆栈”概念。“堆栈”是一种数据结构，在这种结构里，新添加的数据会被堆放在顶端，旧的数据会被压下去；同样，输出数据时也是从上至下地导出。因此，“堆栈”的工作原理也被称为“后入先出”：你最后添加的东西成了你最先挪动的东西。同理，在某个页面上，网页发布者最后添加的新闻和信息，也就成了你最先看到的東西。这种设计自互联网诞生之时便存在了，它就像一种遗传特性一样，在日后互联网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记者们对这种方式有着本能的排斥。他们习惯于按照编辑进度来排列信息，而不是按某一套固定规则来排列。“只有我们才能告诉你什么是重要信息，”他们说，“而不是时钟。”当然，他们的偏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闻堆栈的模式还是迅速流行起来了。对互联网世界来说，这种新信息的呈现方式简直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而不是什么纸媒世界的舶来品。如今，它在我们眼里，就是网络媒体最基本、最普遍的组成元素。

只有寥寥几个先锋程序员用过伯纳斯-李的服务器网页。但是随后出现的一个博客雏形却捕获了大批的观众。1992年的时候，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还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NCSA）的一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当他知道了伯纳斯-李的发明后，便立刻爱上了互联网，但他认为互联网最需要的是一些照片。于是他和几个

同学很快就写出了“Mosaic 浏览器”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让你浏览包含文字和图片的网页。伯纳斯-李的浏览器最初是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Next”操作系统而设计的，而安德森和他伙伴们写出的 Mosaic 浏览器则可供 Windows 操作系统和麦金塔电脑（Macintosh^①）的普通用户同时使用。安德森现在回忆的时候说，当时他们之所以自己开发浏览器，是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使用互联网”，而且他们也没有耐心等伯纳斯-李整出更多学术性的解决方法来。结果，他们的程序很快就火遍了天南地北。

人们下载了 Mosaic 后，就开始四处猎奇了。这都得感谢安德森。1993 年年初，Mosaic 的原始版发布之后，他就自己为 NCSA 搭建了一个“最新消息”的网页。“不管是谁，不管是在哪个页面，也不管发表了什么话题，我们统统高亮显示。”安德森回顾道。就像之前的伯纳斯-李一样，安德森会把最新的链接放在列表的顶端，因为列表顶端是人们会首先去看的地方。当他将 Mosaic 发展成 Netscape（网景浏览器）时，他对 Netscape 进行了一点小的调整，以方便那些拨号连接速度慢的用户上网。用 Netscape 浏览网页时，页面的顶端会最先显示，就算剩下的页面还没加载完毕也是如此。如此一来，用户总是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看到最新的内容。每款 Netscape 浏览器都会内置一个按钮，这个按钮能直接链接到“最新消息”的页面。因此，这个页面不仅成了首批互联网用户首选登陆的网站，而且它还不知不觉地将“反向时间排序列表”的简单妙用介绍给了千家万户。

随着互联网日渐火爆，商家们便开始在网上设立“虚拟店面”。这些店面都是模仿实体店的形式，用精巧的图形表示售票窗口、服务台和前廊。网页发布者则开始在他们的网站首页放置一些带有“火爆链接”字样的图标，这些图片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使他们的网站看起来花花绿绿的。他们都错误地以为，帮助网民浏览网页的关键，在于让他们点击一些带有链接的图片，因为这些图片能让人联想到现实世界里对应的物品。

但是反向时间排序列表并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它的地位不断得到增强，如今已成了亿万博客的基本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也是广为人知的——最新发表的帖子永远都置于页面顶端。渐渐地，当博客用户从少数网页设计师和软件开发师普及至作家、政治活动家，最后到大众百姓的时候，这种组织形式也开始变得灵活机动、包容万象——人们几乎可以用它来表达任何想表达的内容。

互联网缔造者当初的设想，是希望网络能汇聚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贡

① 麦金塔电脑（Macintosh，简称 Mac），是苹果电脑其中一系列的个人电脑，是由 Macintosh 计划发起人 Jef Raskin 根据他最爱的苹果品种 Macintosh 命名的。麦金塔电脑于 1984 年 1 月 24 日发表。麦金塔是苹果电脑继 LISA 后第二部使用图型用户界面（GUI）的电脑，而麦金塔首次将图型用户界面广泛应用到个人电脑之上。——译者注

献，并由此打开人类创造力的闸口。而博客的兴起则使人们又朝着这个梦想迈出了一大步。伯纳斯-李的第一个浏览器是一个用来读和写的工具。“万维网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张空白页面，等着人们在上面写写画画。”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当互联网从办公室延伸至普通家庭、从美国延伸到世界时，从理论上讲，它就可以让无数人将无数的想法发布给无数人看了。互联网已经向人们发出了明确的邀请，邀请人们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人们会这么做吗？从很大程度上说，最初的互联网只是一个供人研究和进行有趣科学试验的场所。伯纳斯-李和安德森的列表都只是在学术界有所发展，而且列表里很多都是技术类报告。在人们最初看来，互联网只是一个装满了静态知识的宝库，一个技术狂人偶尔卖弄技术的地方[例如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泰贾屋咖啡店”^①里装的摄像头，或 Netscape 的程序员路·蒙图利（Lou Montulli）于 1994 年发明的“钓鱼监视器”^②]。后来涌现的网页浏览器与伯纳斯-李的并无太大差别，因为重新编写一个能写能读的程序的代码，要比修改起来麻烦得多。而且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布新的浏览器，不同的浏览器接连放出，这种不计后果的疯狂速度在后来也被称为“网景速度”。由于他们并不急着给浏览器加入网页编辑功能，所以对于大多数网络新手来说，最初的网络体验实际上就是一种媒体消费的行为：“浏览”或“冲浪”。基本上，就是阅读的过程。

那时候，还没人敢说互联网将来会渐渐蜕掉学术气，进化成一种更个人的东西——这种东西既有随意表达的特点，也有坦诚倾诉的风格。学术圈子之外最早开始接触网页的，是一个比较边缘的群体，这个群体里什么人都有，但都热爱网络，例如：软件程序员、科幻小说迷、杂志出版者、不合群的记者等。他们制造了大量的网络内容，也就是如今业界所谓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而看到这些内容的人则往往对它们不屑一顾。

“由于各种原因，”1997 年，迈克尔·希尔奈克（Michael Hiltzik）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写道，“互联网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广袤的荒原——媒体都会经历这一阶段，但互联网的速度却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体都要快。”知名编辑、专栏作家麦克·金斯里（Michael Kinsley）曾在 1995

① 网络摄影机（webcam）一般具有视频摄影/传播和静态图像捕捉等基本功能，它借由镜头采集图像后，由网络摄影机内的感光元件电路及控制元件对图像进行处理并转换成电脑所能识别的数码信号，然后借由 Parallel 或 USB 连接输入到电脑后由软件再进行图像还原。1991 年，世界第一个网络摄影机（称为 CoffeeCam），首度出现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泰贾屋咖啡店（Trojan room coffee pot）。——译者注

② 钓鱼监视器（FishCam）是指那些放在水里，专门拍摄鱼儿活动的摄像头。路·蒙图利最初发明的时候，将摄像头的图像连接到了网上，用户可以通过网页直接查看鱼缸里的实时景象。后来很多人将这个技术运用在了钓鱼活动上。——译者注

年对《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万维网上大部分都是‘垃圾’。”1997年的时候，他又进一步解释道：“当你第一次上网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但当你第三次上网的时候，你就会想‘什么东西都没有嘛’。我想说的是，如果互联网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达到更高的标准。”事实上，当在论坛发帖和建立个人主页最开始风靡的时候，其内容十分粗糙，有时甚至非常低劣。那些主流媒体人士本来想上网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火热，结果当他们快速浏览了一会儿后，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浪费时间——都是一些很业余的东西啊！他们认为，一旦专业人士参与进来，拿出看家本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统统消失。正是由于他们的错误判断，才引发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关于内容质量、准确性、文采性标准和商业模式的大论战。虽然当时讨论的商业模式如今生机勃勃，但就论战的内容本身来说，商业模式并不是主要议题。

当时，那些进军互联网的媒体公司总是标榜他们对“交互性”十分有信心。而他们所谓的“交互性”，其实指的就是一些“你可以在屏幕上点击的按钮”。而真正用因特网的人则不敢苟同，他们会说：“不是这样的，‘交互性’是指发送邮件，或将你的想法贴到网上，供大家讨论。”准确点说，其实就是指“交流”。这种交流——读者也能成作者的实际可能性——可不是什么鸡肋特色，它是互联网的全部意义！它是这种新媒体的标志性特点——就好像动画之于电影，声音之于广播，或细长的专栏文章之于报纸一样。

然而直到博客开始流行之后，这种观点才从因特网上最理想化的一群人身上，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由于更简便的博客设置工具和免费主机服务的出现，开博的技术和经济障碍被一扫而空，因此大量的新手开始涌入博客圈：大学生、退休人员、日记作家、辩论家、政治狂热者、体育迷、音乐爱好者、投资人、传教士、教授、编织工人、枪支爱好者、医生和图书管理员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帖子背后深藏的热情。他们确实是业余者，但我们可以用一句很老套的话来形容他们：他们写博，是出于爱好。这种对博客的爱为他们带来许多新的收获，同时也将他们引入了新的险境。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接近尾声，此时的网络世界已经完全被一种新一代的社交网络——Facebook、MySpace——迷住了。Facebook、MySpace和其他同类不仅分散了人们的写博兴趣，同时，还凭着自己的分享与沟通功能，激发了人们更大的社交热情。就在人们纷纷争先恐后地享用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时，他们也开始遭遇到一些以前未曾有过的问题：到底该将自己的生活多大限度地暴露在网络上？工作和家庭、朋友和同事之间要保持怎样的距离？该如何拿捏“分享”与“过度分享”之间的度？当网络上的内容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以一种健康的方式

与时俱进？

如今，我们都在不断地将生活搬到网上去；而随着宽带入户、无线网络、数码相机、手机、其他手提设备、YouTube 视频等新技术的出现，互联网的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宽。然而，凭着自己的经验，早期的博客写手们早就将我们今天会遇到的困境——预料到了。写博，除了技术狂热者外，也广受普通大众欢迎。它是“社交媒体”的初始形态，后来出现的其他“社交媒体”形式都是从它衍生过来的。透过博客的观察镜，人们才第一次看到，原来互联网是他们自己共同建造的。它让许多对个人隐私“守口如瓶”的人发出了公开的声音。它给了他们一张空白的页面，说：“去了解看看。”看看，如果信任陌生人会有什么后果。了解一下，如果你泄露了秘密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你在网上碰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时，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看看，当你对世界宣布你们分手的消息时，又会有什么结果。试着通过博客找工作看看。尝试一下因为博客上的言论而被炒鱿鱼的滋味。揭露一下媒体谣言，或散布一些关于你自己的谣言。

然后再将你所了解到的东西统统写到网上。

目录

引言 新鲜事物 001

在“9·11”事件发生时，我们很多人选择了通过网络寻求联络和真相。广播媒体上，被采访者代表群众发出的哀悼之声听起来既矫揉造作又缺乏真情实意；人们当时都迫切地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音被人听见。

第一部分 先锋

第一章 坦诚相见 003

《暗夜》令人震撼的地方，不在于它暴露了赤裸的灵魂，而是在于，这部影片仿佛暗示贾斯汀·霍尔可能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敞开心扉了。在自我暴露上，霍尔总是喜欢走极端。当他最初开始在网上写东西的时候，“透明”（transparency）一词尚未被赋予其现代意义：公开、无秘密、有问必答。但“透明”却从一开始就是贾斯汀·霍尔的行为准则，是他将自己的网站变成了一个玻璃房子。

第二章 原汁原味的声音 025

在一个不敢妄加预测的年代，戴夫精确地预见到，有一天，在激情而非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都会在他们的个人网站上为自己说话。而作为一个懂得自我引导式进步的人，他公开向大家展示，自建博客的做法确实能达到一定的预期效果。他曾设想会出现一个轻松、充沛、免费的自我表达的氛围，当时这个设想遭到了很多人的讥笑，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太过理想化和过度吹嘘。然而今天，他的设想竟成了现实。

第三章 窥其链接而知其人 045

加勒特之所以会发现“瑞贝卡的口袋”，是因为瑞贝卡从她自己的网站上点击了加勒特网站的链接，因此在加勒特的引用日志里留下了记录。以这件事为引子，两人几周后便开始约会。2001年，两人喜结连理。瑞贝卡后来写了第一篇关于博客的历史故事，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怀，因为在那个时代，两人就是通过各自的日志文件相识的。

第二部分 博客兴起

067 第四章 推波助澜

2000年2月，“连线新闻”注意到，博客“几乎是一夜爆红”，而且博客的数量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那年年初，Blogger有大约2300名注册用户；4月14日，Blogger官网发布新闻称它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000人。在当时，人们依然认为博客是一项纯手工、劳动量大的工程。而这个数字对于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089 第五章 政治博客运动的兴起

“9·11”恐怖袭击让政治博客的声音，一夜之间突然变大了：它让稚嫩的政治博客写手突然开始疯狂地发表帖子和链接，而且还吸引了一大批新手加入这一行列。在美国各地的地下室和家庭办公室里，人们声嘶力竭地咆哮着他们的愤怒和悲伤，他们四处询问、到处打听消息。还有很多人发现，电视新闻和纸媒报道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114 第六章 写博生财

盈利博客的兴起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合理的、自然的发展过程——因为几乎所有的新媒体都会走向职业化。Blogger的创始人梅格·奥瑞汉在2002年就曾经这样说过：“只有摸索出一个财务模式来支持职业博客的创造与维护，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最棒的、下一代的博客出现。”不过，一旦人们开始通过博客赚钱了，那博客的性质也就永远改变了。

138 第七章 博客圈大爆炸

随着博客数量暴涨，多数读者也开始发现，他们经常会无意中看到一些他们很喜欢的博客。然后你就会通过一个博客发现另一个博客，从某种程度上说，你读的博客越多，就越想读。直到最后，当你面对博客的汪洋大海时，绝望地一摆手，喊道：“太多了！”博客圈内贪心的信息瘾君子会四处搜寻工具，帮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看更多的帖子。

161 第八章 真实的代价

“最开始，我以为可以在我的空间里畅所欲言，而且人们也拿我没辙，包括我的家人和朋友，”阿姆斯特朗后来写道，“当然，到头来，我被家人疏远了、丢了工作，还得罪了朋友。我过了太久之后才明白，虽然个人发表的文章有很大的力量，同时它也隐藏着很大的危险。我自以为可以畅所欲言，结果却让我陷入了四面楚歌。我现在终于弄明白，这太不值了。”

第三部分 博客干的好事！

第九章 记者与博客写手之争 189

最开始，职业记者对博客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它的报道都带有一种围观的味道。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才开始慢慢积极地对博客进行诋毁和贬低。编辑和记者们发现，他们的权威竟然遭到了博客写手的质疑，而他们的文章也受到了相应的挑战。结果，他们带有戏谑和轻视的忽视态度便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即“记者与博客写手之争”。

第十章 人手一博 211

如今，不管你想在网上做什么或说什么，最后你都极有可能是借助博客实现的（或部分实现的）。不管你要搜什么，总会有某个博客写手能告诉你。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还真没有的话，你还可以自己想办法，然后把你的发现记录下来，以便读者们贡献自己的知识，改正你的错误。这种包纳一切知识的过程虽然稍显随意，但却为网络带来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就像风带着种子恣意播种在某片野外草地上一样。

第十一章 未完待续 231

在历史上，媒体形态和技术的接续都遵循着一个可以预料的模式：每个新发明到来的时候，都会嚣张地宣称自己会接替前任。但当尘埃落定之时，人们才发现，多数情况下，新的发明并没有消灭它的前任：它只是重新定义了前任而已。虽然现在都流行 Facebook、MySpace 和 Twitter 了，但人们还是会继续写博客、读博文——但人们写博的模式可能与以前不同了。

尾声 犬儒主义者的终曲 248

我从 15 年前就爱上的这个无法无天、充满活力的网络，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对于那些资历尚浅、钱仓未丰的人来说，网络就是一个家，专门收容他们天马行空的点子和不可能实现的创意。他们的点子还会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家。而他们在念出自己创意的名字时，依然会有一种傻乎乎的感觉，就如同“博客”曾经给人的感觉一样。

后记与致谢 254

003